

❖ 09:00 (伊卡諾德內部獵人宿舍)

年長的神父等候在獵人宿舍中，會客室外的長廊。

夾雜白蒼並稀疏的黑短髮整齊向後梳攏，歲月在眼角刻下痕跡，當短暫的睜起眼時、皺紋更是深刻入皮膚。像是思考事情而出神，掩蓋鏡片後方睜成一線的雙眼無目的的凝視空間中一點，輕輕眨了眼，再次左右盼著應該等待的人影。

「早安，阿爾文神父。」

長者所等待的聲音伴隨著那抹嫣色的身影出現了。

長長的髮辮收束整齊、垂在背後，如它的主人般優雅而梳理整齊。

希彌爾依舊穿著她那套闇銀輕甲與素白的長裙，朝著他緩緩走來。

「日安，阿爾文神父。我遲到了嗎？」

「沒有，是我早到。」

神父露出正合適這樣年齡外貌的柔和微笑，而可能是因為平常板著臉孔習慣了，如此一笑倒是顯得相當有親和力。阿爾文調整左右鏡片，以平常讀經似快速卻清晰的口吻直接切入正題：「這次的狩獵已經有明確下達指令了，其中內容想必沒有疑問？」

「對於任務的內容與其目標對象我毫無疑義。」希彌爾靜靜地笑了一下，眼波平穩。

「比起名單，我比較好奇，這次安排的隊員……？」

女性獵者的聲音聽來平穩而毫無波動，卻還是好奇地問了一句。

畢竟是沒見過的名字。是新人嗎？

她想。

「喬凡剛離開訓練所，這一次是第一次接任務。」

曾練習多次該如何向他人解說一般，語調有些枯燥平板，略帶權威式的音調和咬字不帶多於情感。「妳也曾帶過不少新人吧。但這次這位可能要注意一些狀況。」

平淡的停頓，見希彌爾點頭示意繼續，斟酌用字似努了嘴繼續開口：「各種狀況妳也看多了，這次的，他無法說話也不懂得文字或是手語方面的表達，因此不用嘗試和他溝通或是詢問意見，只需要明確的對他下指令、他會完全照做。」

「『完全』無法嗎？」聽見阿爾文神父這樣的形容，希彌爾微微地訝然，但隨即便表示理解。

雖然還未見過這孩子，但這樣的形容讓她不禁想起了自己的老友。她的那個老朋友也有類似難以溝通的問題，但她不討厭。

「……我明白了。所以，現在是先去與喬凡先生會合嗎？」

「對，他另外住在伊卡諾德北街的住宅區。」

斂起下顎狀似頷首，「另外還有一項事情。」疊塔般交叉起雙手，正好摀住胸前的金屬十字，「若是任務期間在未受任何傷害的情況下，他卻突然無法動彈甚至倒地，或著沒能正確執行指令，請放棄任務、將喬凡帶回來為第一優先。並且需要麻煩將他出問題的詳細過程，包含動作、所遭遇事情的時間點等，和我報告。」趨轉純白的睫毛微微一顫，「並且若已將他帶回伊卡諾德後，喬凡依舊保持無法動彈甚至有出血、痙攣一類的情況，請絕對不要送他去隸屬教廷的任何醫療地點，先把喬凡送回他的住處，再來告知我。」

這次希彌爾微蹙起了眉。

「不要去隸屬教廷的任何醫療地點？」

.....這是什麼意思？

出於本性，她本就會將同伴的安危置於優先位置，但阿爾文這樣額外的提醒卻讓她感到有些疑惑。

「.....喬凡先生，有即使轉化完全卻依舊未癒的宿疾嗎？」

還是，是指說轉化成功或失敗與否的任務測試？

希彌爾這樣試探地問。

「不能說是測試，喬凡她、他的轉生確定是成功的。」從對方的疑問中聽出更加深層的想法，短暫的轉開視線再次望向人，「先帶希彌爾小姐去他的住處，有疑問也請邊走邊說。」

順手拉平漆黑的長袍，纖長的背影像是準備展翅的渡鴉。

對於那個頓詞沒有明顯的反應，她也僅僅是歛下眉，沉默地頷首。

「.....請您帶路。」

✧

不同獵人宿舍的寧靜，通往教廷的北街因行人喧囂，即使走入建築內，仍是可以聽見外面的人聲。而是因地理位置上靠近教廷中央，周遭所居大多為神職人員，氣氛上給人的印象除小販的熱絡，還有種秩序的和諧莊嚴。建築也不例外，兩人所進的大樓以石磚建造，外表看似多個不同形式的矩形三方一組，規律整齊並排，梁柱上的雕刻為古典樣式，整體看來有種不亞於教堂的華美。

「喬凡。」阿爾文以手背敲著木門，規律平板的四下，卻是無人回應。早知會如此狀況一般，神父取出鑰匙解開鎖推門，一股松節油的氣味瀰漫。又打翻了，他低聲咕噥，「這位是喬凡。」

領著希彌爾入內，攤掌比向正背對二人專心於牆面作畫的男子，僅就背面看來，他的後腦、肩頸皆整齊的纏滿純白的繃帶。並像是同繃帶密合般，露出的雙耳和雜亂的短髮，失去陰影似的潔白。

純白的男人坦露著上身，而是手掌雙臂、後頸直至腰椎同樣也由密實的繃帶覆蓋。他無視神父的叫喚，右手持續不靈活的操作點在牆上的畫筆，仔細為婦人頭上的薄紗添加裝飾。

接近完成的畫作約兩公尺半左右，不尋常的妝點牆面。

畫作的內容為兩名少婦於莊園內跪地祈禱，從女子頭上的薄紗、以金色對髮絲的勾邊、地形描繪生動等地方來看，這幅作品的程度可同等和城內各大教堂的裝飾平起平坐，甚至有著更勝部分地區的精美，而最引人注意的地方、在於宛若精算過的透視比例。但有些奇怪的，其餘細節看似都已接近完成，只有兩名女子的臉部，只才上了底色，五官和表情依舊模糊。

率先進入房內的阿爾文小心走過填滿畫具和半成品的空間，閃避散佈地面的畫筆和顏料，順手撿起一旁舊布包覆摔碎在地的玻璃罐碎片，俐落的整理且擦拭後，再次小心翼翼的走往喬凡身旁。看準對方畫筆離開牆面的一刻，安撫孩童似的輕柔、拍了他的肩。

「喬凡，要走了。」抓著對方肩膀輕輕晃了晃，指向門口方向。

尚握著筆刷和顏料罐，男人動作生硬的轉過身，右眼角點有淚痣的一雙翠綠瞳膜，滑動注視向希彌爾。

畫筆、顏料、未完成的作品圖。

細細地望著畫中的人物畫像，希彌爾暗自好奇著。

為什麼不將五官畫上呢？

雖然在心裡這麼想著，但獵者只是待在門口沒有妄入；暗自觀察著眼前這間房的所有擺設時，注意到對方看過來的視線，希彌爾牽起微笑，柔和地對著他淺淺揚起嘴角。

「你好，喬凡先生。我是你這次的任務搭檔，我的名字是希彌爾。」

放下手中的用具，拿過披在一旁畫架上的短袖衣物穿上，才朝人點頭示意。他臉部唯一沒有附帶繃帶部分，只有雙眼周遭、唇部以及雙耳，視線揚起看著神父，蠕動雙唇好似打算說話，卻是連氣音也聽不見。

「別讓希彌爾女士久等。」溫和提醒道，向門口的獵人略微低下頭，「他就麻煩妳了。」

「我會的。」覆銀面具的女性點頭承諾，然後再次將視線轉向渾身纏滿繃帶的沉默男人，語氣仍如同往常般溫和柔軟。

「若喬凡先生準備好了，我們就出發吧？」

阿爾文和希彌爾擦肩離去，留下還在房內收拾東西的喬凡。

他服裝的部分十分樸素有如一般平民，如果省略去全身的繃帶，目測不滿170矮小身材的他，應像是一般隨處可見的平凡男子。穿上短袖後起身，拿起掛在擺放著畫板木椅上的連帽長袍披起，取走斜至牆角、並比自身還高的長柄斧。出了門、安靜的上鎖。

為什麼要全身纏滿繃帶呢？

透過面具，她細細觀察著眼前的後輩。

為什麼無法說話呢？

喜歡畫畫嗎？

擅長的武器是長柄嗎？

是什麼派別的呢？

聽得見聲音嗎？

腦海中全是屬於自我的疑惑，嬌髮獵人卻早已習於服從。

所以，她只是平和地問。

「對任務有任何的疑問嗎？」

輕鬆握起看似沉重的長柄斧固定上肩帶綁於後背，聽人提問只是轉過頭，沒有以表情抑或動作回應。

不在意自己的問題沒有被回應，希彌爾僅是淺淺微笑。

「既然如此，我們出發吧。」

輕點頭，靜默的跟在人後。

✧

於是，他們出發前往任務目標所在的可能目的地。

教廷發給他們的最後目擊通報是伊卡諾德通往霜禾山脈之間的一個城鎮。

那是一名擁有美麗深色長髮的女性。

穿梭在人群間、美好柔和的氣質會引的人回頭注目。

一顰一笑總是勾人遐思。

女性與她交好，男性被她所迷惑。

然後，有人懷疑她是女巫。

於是，面對狡猾而擅於隱匿的魔女，教廷依照正統的任務流程，派出了一名帶著新入獵手的資深獵人，前往確認探查。

總是這樣。

因為牽強的理由而派出兵器。

因為虛幻的原因而動用長槍。

她不會一次地想過，若獵人們失去了徽章，究竟該如何分辨日神的眼中「可鄙的月之子民」？

即使內心如此思考著，希彌爾卻還是依著交代，時時刻刻地注意著跟在身後的白髮隊友。

自離開住處起便是全然沈默，專心一意的跟隨前輩一般，完全無東張西望的表現。面臨行人的好奇抑或閃避，也未用餘光觀察或有任何表示。

唯一自發性的動作，只有隔段時間調整自肩膀滑落的背帶。

像人偶。

對心裡跳出的形容詞，希彌爾微微蹙眉。

……這樣的形容太失禮了。

她想，卻難以控制地用眼角更加細微地打量與觀察。

「……喬凡先生，你叫什麼名字？」

突兀地，她問了一句。

無法得知他是理解或是不懂，除了直視發話者，最多僅微微的表現蹙眉。

「……」望著不發一語的喬凡，希彌爾垂下眼，轉移視線。

兵器。

人偶。

……另一名沒有得到「被憐憫」資格的孩子。

「……即將進入城鎮，掩住自身氣息，尋找可能目標。」

她淡淡將「命令」吐露出口。

「……在不造成普通民眾驚慌的前提下，若能捆縛住對方的行動，則以活口為優先。理解嗎？」

簡潔的點頭，但卻像疑問武器該如何處理般，拉起長斧手柄調整肩帶。

「會使用咒法嗎？」

她問。「只會使用體技？」

肯定的點頭。

「那麼，跟在我身後，注意四周。」

希彌爾俐落而果決地地改變自己的命令，語調依然輕淺柔和。

「若目標試圖逃走，阻止她。」

眨眼。自長袍下摸出一枚女性用的胸針，華美的燙金裝飾在包覆繃帶的手掌內顯得十分突兀。

喬凡低頭望了胸針好一陣子，才再次收回袍中。

跟隨在前輩後方進入城鎮。

這裡除來往的人口以外，全鎮居民約莫四百多人。石舖的街道不如聖督整齊，卻有種親民的隨興，人群來往的街道不乏小販作為妝點，色彩與人群的生氣使人感受這貿易城鎮的活力脈動。

不同先前只將視野侷限前輩個人，他拉起帽兜掩蓋滿臉的繃帶，雖是垂頭、但視線左右掃視著擦肩而過的行人。可能是貿易活絡而使各色人物皆曾在此活躍，兩人略不同的行動並未引起他人注意。

硬底鞋踩踏石階，喬凡突然停下，視線緊跟著一名方才與他擦肩而過，同樣欲往小丘上前進的藍眼女子。

怎麼了？

注意到身後的人停下了腳步，希彌爾轉過頭，循著喬凡的視線望向那名女性。

黑色偏棕的長髮。

姣好的容顏。

某種微淺的淡香。

希彌爾皺起了眉。

徽章沒有顫動。

但她相信獵手的直覺。

垂在偽裝成旅者的斗篷下的手握住自己的徽章，打出徹底隱蔽氣息的法印，覆蓋了自己與喬凡的存在；希彌爾與那名女性隔著遠遠的距離，卻是不會讓可能的目標人物從己方視線中消失的位置，安靜無聲地跟上。

不知為何遲疑著，短暫的停頓才重新跟上希彌爾的步伐。而是行動比先前慢上了些，腳步顯得躊躇、不斷走走停停。

因為周圍沒有任何隱藏或立即的危險，所以希彌爾暫時將心神都放在仔細地觀察前方的女性的一舉一動這件事上。

對著鎮民著打著招呼、接過花農給予的一束鮮花，深色的長髮纏起秀麗的髮辮，垂下的髮絲在微風中輕輕擺動。

看起來如此普通的一名女性。

可是，香氣。

那是一種即使自己重新接受灌輸也絕不會遺忘的幽淡暗香。

「喬凡，」她輕輕側過頭，想徵詢隊友的想法，隨即便看見了對方狀似猶豫不前的異狀。「……喬凡？」

那不像原本一路過來、對方都表現得平淡無波的反應。

現在的男人好像在思考著些什麼、焦躁著些什麼。

「……你怎麼了？」

忍不住回過頭，希彌爾反身下階走向隊友，伸出手，想試著探詢對方的狀況。

朝希彌爾邁開步伐，然是踏出的腳步卻非普通登階時一般彎曲，是正準備衝刺的預備。

不等前輩反應，喬凡一個箭步衝上長梯逼近女子，寬大而快速的步伐一下超越對方，他急踩步回身、硬生生的以肩將女子撞下台階。

「喬凡！？」

震驚地喊叫出聲，一切發生的太過迅速，混雜著前方女子被撞倒、繼而滾下階梯的吃驚痛呼；喬凡突然的發難超乎獵者的預料，希彌爾甚至來不及打出護法結印。

鵝黃的花瓣飛揚飄散，女子悲鳴著向下翻滾墜落，才給過女子花束的男人，嚇得緊往牆面邊上貼。

不予對方起身機會，他踏著階梯追隨在女子後狂奔，屈膝起跳、凌空拔出長柄斧，瞄準應吃疼的女子就要揮下。

「住手！」

嬌髮的獵手大喝。

金閃的雷網扯住喬凡高舉的大斧，明明僅是無形的法咒，卻藉由與長斧產生連結的剎那，迅速攀遍了男人的全身，成功地限制住了獵手看似發狂的衝動行徑，阻斷了他原本欲圖揮下的動作，將因不明原因而失控喬凡狠狠摔落地面。

緊握手中的雷鞭，希彌爾緊抿雙唇，然後用命令語氣低喝。「喬凡！我說過什麼！？退下！」那名原本是疑似目標的女性早已因為這陣突然而起的混亂而面露驚恐，不管自身的摔傷多麼狼狽而嚴重，早已嚇得爬起身，逃離現場。

但希彌爾沒有心力去管那名女性了。

這就是阿爾文神父說過的「異狀」？

那麼、自己該怎麼做？

阻止他現在的行為，然後強制取消任務？

抿著下唇，希彌爾等著被自己的咒法所捆住的喬凡會不會還有其他的反應。

猛然墜地，滾落數十坎階梯才面孔朝下停止。

原是該順從的命令，喬凡卻是嘗試掙脫著咒法不斷掙扎。墜落時撞傷，使血汙和灰塵染髒臉上的繃帶，視線依舊追隨往女子逃竄離去的方向，睜大眼一側頰面緊貼地面、無表情的瞪視遠方，頭頸的角度顯得極為不自然。

不要走。

左右行人早因這突發的事件紛紛躲避，無人的階梯上，喬凡趴於地面逐漸停止抵抗。

壓於腹下的血跡蔓延於臺階，順著高低差，一點一滴地往下流淌。

忍住心疼與詫異，希彌爾沒有立即解除手中的咒紋。

「……不允許追上去。喬凡。」資深的獵手讓自己的語氣聽來絕對而不可違抗。「……趴在地上，直到我治療你。」

銀面冰冷，她此刻只想優先護住倒躺在地上、看起來無比異常的獵人、後輩、同伴。

「聽懂了嗎？」

再眨眼、垂下纖長的眉睫注視地面，斜趴在樓梯停止活動。

但怪異在於，若摔傷應不會有如此的出血量，但鐵腥味卻是不斷隨血泊擴散。

「……喬凡？」

由於對方此刻的情況實在太過難與預測跟理解，確認對方似乎真的不再動彈後，顧不得他會不會趁機抗命，希彌爾收去雷鞭，迅速靠上倒在地上的人。

「喬凡！？」

這樣的出血量？

她的咒法在她沒有「殺害」的心意下是不會過於傷人的，但是喬凡的傷勢不對勁。

跪在喬凡身邊，將倒在地上像人偶的男人翻回正面，希彌爾毫不在意自己的白裙是否會因此染上髒污或血跡，手上再度揚起白光，這次她是試圖想以療癒型的術法先給對方施予治療。繃帶與衣料遮蔽著傷處，只有片片血水汨汨溢出，讓希彌爾第一時間無法確定傷口究竟在哪裡。

手掌已經附上了對方看起來出血最嚴重的腹部，但出乎她意料的，濕溼的傷口並沒有因為她的治療而緩下出血量。

為什麼？

她的咒法能加快人體傷處的代謝循環，但為什麼喬凡的傷勢沒有復原的跡象？

下意識地想拆開對方的繃帶查看傷勢，但喬凡隨即的動作讓她停下了手的動作。

染血的繃帶隨時間逐漸轉黑，他用還算乾淨的手背輕輕撥開前輩的手掌，扯著髒汙的布條，逐一緩慢撕開。鮮血主要是從一道橫越腹側至胸骨下緣的舊傷內溢出，原先縫合傷口的線段染黑，二次裂開的傷口顯得艷紅露出皮膚下濁白的組織。其餘較小的傷口，也大多為舊傷復發的結果，蒼白的腹部上少有完整的皮膚區塊，幾乎皆由縫合線交織切割。

彎曲著單肘撐起半身，喬凡從長袍內的暗袋取出小包，早已穿好線的針落入手掌，他捏起傷口左右的皮膚，毫不猶豫便下針縫合。

或許是事發以及後續的走向真的都太過突然，希彌爾一時間沒有反應，僅僅是單膝跪在一旁，無語地望著喬凡給自己進行傷口縫合的動作。

紅白與黑三色在創口處凌亂交錯，雖然錯愕，但她沒有因為這樣的畫面而感到作嘔或不適。她見過更多。

「……」抿了抿唇，望著那些多次縫合又裂開的舊傷，希彌爾終究還是忍不住地問了一句。「……痛嗎？」

為看清傷口，喬凡的姿勢轉為蜷曲。

埋著臉，痙攣似的點頭，手中縫合動作未停下。指結長的線捲耗去一半，他暫時停下手，額頭倚膝暫休息。

……這就是阿爾文神父需要我多加注意的原因嗎？

在心裡思索著，希彌爾望著地上那一大灘血泊，再看向短暫停手、渾身用千瘡百孔來形容也不為過的白髮男人，一時不語。

「……任務結束了。」

停下自己沒有線索的短暫思測、再開口時，希彌爾望著喬凡，說。「再休息一會兒，然後我們去旅店，讓你好好休息一晚再回去吧。」

拿小刀截斷多餘的線段，依舊是低著頭整理骯髒的衣物並纏上新的繃帶，拉襯長袍，自地面起立取回一旁的單手斧，低頭以掌跟抹著眼角。

「……」望著這樣的喬凡，希彌爾給出了新的「命令」。

「……跟著我，慢慢地走。」

遺失了任務目標沒有關係，她擔憂的是男人所流下的這些血量。

希彌爾無意去探究對方是因為什麼原因才會在身上纏滿繃帶與縫線，她只在乎，對獵人來說最為重要的血液如此大量流失，會需要多少時間才能恢復如初。

……雖然回想起剛剛所看見的慘況，希彌爾也不希望自己有進一步深思這個問題的機會。

一步一回頭，希彌爾確定自己的步伐速度能被對方所跟上後，才緩緩地領著喬凡，再次往鎮上走去。

沿途上，每當遇到用驚恐的眼神打量他們這兩個一身狼狽的人時，希彌爾也僅僅只是沉默地出示出自己教廷獵手的身分，便就輕易地摒退了這些害怕與好奇的眼神。
進到旅店時，希彌爾甚至以獵手的身分，不費吹灰之力地要到了一間靠走廊底、最安靜的雅房。

「現在，躺下。」站在床前，希彌爾面對著那個依然靜默不語的後輩說著。「我會替你準備食物，你只需要休息，並且沉睡。」

聽從指令坐上床鋪，飛快的向對方半遮面具間的縫隙望去，隨即滑開視線凝視地面，不明顯的輕點頭，這才背對人側身躺下。

帶對方確定進入淺眠狀態後，希彌爾坐在桌邊，思索著自己所見的一切，提筆在信紙上寫下後，她叫出自己的渡鴉穆寧，將信籤寄送給身處在伊卡諾德裡的神父。

這孩子經歷過什麼樣的轉化過程？

教廷判斷女巫獵人轉化成功的基本標準是：完整的人格，與沒有殘缺的肢體。

這孩子……

望著床上背對著他的男人，嬌髮獵者想了想，將泛有純白柔光的守護之印環繞過整個房間，以避免在她不在時、會被耳聞獵人出現在鎮上的巫方們尋來偷襲，然後才依自己所言，離開房間去替喬凡準備他醒來後可能會需要的食物。

……失了那麼多血，是會需要補血的吧。

她想著，安靜無聲地替休息的人關上房門。

✧

一段無夢的沉眠，醒來時窗外已是夜幕低垂。凝望四方形的夜空依舊沉默，除受人吸吐而成溫軟的空氣，房中的寂靜就像無人存在一般。天空一直都是矩形，但狹小的視野並不會破壞心情，反而有時開闊的空間，也不一定使人覺得開朗。

察覺房外有腳步聲，兩人份。翻身看往開啟的門扉，是不知何時連絡上的神父以及帶著食物回歸的希彌爾，起身坐起向兩人點頭。

阿爾文率先進門，「看來他所添的麻煩比你描述的嚴重多了。」短暫的蹙眉，將帶來的物品暫時往一旁桌面擺放，走向床鋪前單膝跪地檢查喬凡的狀況。「抱歉讓你為難了。」

「沒關係。」她搖了搖頭，表示自己的不介意。「喬凡身上的那些傷痕……是常態嗎？」

她問的保守而謹慎。

「他的自然復原能力比女巫獵人來得差。」並未有意支開希彌爾，便動手為他替換去臉部骯髒的繃帶，以棉布沾水擦拭去血塊，「甚至不如普通人類。光是止血便不容易，而是為了減少出血量，所以教導他採用縫合或是灼燒的方式處理。」脫去喬凡的連帽長袍和短袖衣物，同樣清理擦拭，整齊纏上乾淨的新繃帶。

「舊傷復原速度所需時間長，訓練時期經常遇上未完全癒合的舊傷再併裂的情況，多次重覆便形成你所看到。」

聽著這樣的形容，希彌爾微微地眯起眼。

「……為什麼？」再開口時，她一向溫和的語氣似乎有些不太贊同，連周身一向平和的氛圍也沉重了一些。「即使這樣也還是讓他出來執行任務？」

望著那些髒汙的繃帶與染上暗漬的棉布，希彌爾難以形容現在自己的心情。「……為什麼不先找到緩解方法、就直接讓他出來？……這真的不算是、測試轉生成功與否的一環嗎？」

「不是。」

最後拉緊繃帶裁斷，以針線固定收尾。催促喬凡舉起胳膊為他套上乾淨的衣物，「他確實是成功轉生，至少做為一個人。」面對提問毫無退縮之意，但也非完全理直氣壯的答應。金屬摩擦一般的剛硬嗓音，說著柔弱而悲傷的語言。

作為「一個人」？

希彌爾沉默不語，僅是微蹙著面具下的眉，背對著門板，站在原地，等待著阿爾文神父是否會給予更多的解釋。

「若是不介意，先讓他吃些東西吧。」

與人並肩坐上床鋪，同情般看向再次睜起眼顯得想睡的喬凡，「我想他，了解我們對話的意思。」

抿著唇，希彌爾看著喬凡與阿爾文，沉默片刻，然後輕輕嘆了一口氣，來到桌前，伸出手，將稍早自己就拿進來的編籃朝他們的方向推來。。

「……這裡有先準備好的麵包與醃肉。我再去替喬凡先生要一碗熱湯。」

「很遺憾的，」像是打算叫住希彌爾般的輕語，「我缺乏權力。可能在妳的立場聽來是在逃避，但我只希望可以倚賴最後的意志、伴隨她。」

「她」？

希彌爾回想起阿爾文神父朝自己初次介紹喬凡時，似乎也在無意間使用了這個具有性別意識的稱呼。

「……我能詢問嗎？關於喬凡先生更深入的事？」

希彌爾問得依舊謹慎，卻也重新放入了淡淡的溫和。

神父方才不經意吐露的語氣的語氣讓她略為放下戒心。

她知道，有很多事情，只為了滿足一己之私而去試圖弄個分明、並不會為自己帶來更多的好處。

「如果在我能回答的範圍內。」一旁喬凡打起瞌睡點著頭，神父出手推推他。

「熱湯麻煩妳了。」

又望了喬凡一眼，希彌爾輕輕打開房門，踏出房間，然後替靜默無語的兩人無聲闔上。